

話 劇

一日千里

郭 健 作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“一日千里”是写农村生产大跃进中先进和保守之間的斗争。它描写某农业社副主任帶領群众开山修渠，受到了社主任等人的阻碍。通过尖銳的斗争，終于克服了保守思想，完成了水利工程；并扭轉了落后思想，共同跃进。

一 日 千 里

郭 健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州西街十三号）

山西省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山西分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耗 1/32·1 $\frac{1}{4}$ 印張·28,000字

一九五八年四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八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294册

統一書号：10088·158

定 价：一角三分

停止流通

PDG

一 日 千 里

(三 話 劇 場)

登場人物

張永恒——三十三岁，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主任，党支部組織委員，复員榮譽軍人。

張 菱——二十八岁。

張永剛——二十五岁，共青团支部組織委員，永恒的弟弟。

刘老貴——五十余岁，社主任，黨員。

張招福——六十五岁，社員。

吳永寿——六十二岁，社内飼養員。

楊六兒——二十三岁，社員，共青团員。

鉄 牛——二十四岁，社員，黨員。

李守忠——三十一岁，社員。

吳改花——二十岁，記工員，夜校教員，共青团支部宣傳委員，初中毕业生，永寿的孙女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五八年一月中旬，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。

地点：山西省某县，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——一个黄土高原，十年九旱的地区。

布景：四面黄土高原，环抱着張家坡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。舞台正面

可以看到高原和丘陵上很有规律的梯田。山上只有几株冬夏长青的松树，点缀在高原上。梯田、松树使光秃秃的高原增加了生气和自然美。舞台上的是铁头岭的岭背，是块比较平坦的地带。从岭背往舞台深处右侧止，是五星农业生产社的社址张家坡；观众可以看到高处的几处房角。从岭背往右前方是往下伸展的坡道，通向乡政府和县城。坡道右侧是铁头岭的断崖，在崖下有一眼泉水。舞台左面也有坡道，是铁头岭下的一片丘陵平川地带。

〔幕启：上午社员们刚刚送完粪，担上粪筐子回家吃午饭。铁牛和六儿担着粪筐由台上上。铁牛走到坡上，往右方坡下了望，显出着急的心情；六儿也随之往坡下看。〕

六 儿：铁牛哥，副主任咋还不回来？

铁 牛：（把粪担子往坡旁一扔）谁知道。（往坡沿上一坐，随手抓起一块土圪蹴往右边崖角下用力扔去）狗的！泉水偏出在这块鬼地方，乾看着用不上。（说到这里更气）偏遇上个保守脑袋，死不让动工，这还大跃进呢！……

六 儿：老贵叔属屎趴牛（屎克郎）的，光顾帖轱粪蛋子了。积肥、漚肥、翻肥、送肥，就拿大粪泡上也增产不了一倍。放着水他不使用，怕这，怕那，我看他旱出行道来了，见不得水。昨黑夜你们不是开支部会，就没一个支持副主任的？

铁 牛：就我同意开山引水，别人都是听主任的就通不过；要不，副主任跑乡里干啥去。

〔李守忠、张永刚也从地里送粪回来。〕

永 刚：六儿，咋不回家吃饭？（说完也向坡下了望）

六 儿：你这不也了望副主任？

守 忠：永恒还没从乡里回来？

永 剛：我哥就是这脾气，他要謀算好一件事，馬上就要干成。

鉄 牛：怎样！你也不同意开山引水？

永 剛：只要为生产大跃进，別說开山，搬山也干。

守 忠：主任反对，誰知乡里讓不讓。

六 儿：看，守忠又打退堂鼓啦。

守 忠：歇着你的，就你一人积极，真要干起来你俩也不行。

鉄 牛：（暴躁地）頂八个又怎样！用肩膀能扛走这架山，可一块絆脚石就搬不动。

六 儿：不简单了，鉄牛笨咀說了俏皮話了。

守 忠：（不解，追問）啥俏皮話？

六 儿：搬不动的絆脚石，就指咱主任說的。

永 剛：鉄牛，別竟动肝火。

鉄 牛：你倒稳当，怕鬧不团结；要說服，要辯論。我啥也不怕，就怕二百二十斤跃进不到四百斤。一定把山打开，把水用上！誰拦着兴修水利，咱就跟誰干。我就不信搬不开拦路的石头！

守 忠：話不能那么說，主任要照顧全盤。他領導咱社这摊子，沒明沒夜下的苦不少，誰也心服口服。

六 儿：根子就在这儿，他要說炭是白的，別人也相信炭不是黑的。

鉄 牛：这回还不是，从社干到社員，都說副主任是瞎干。

永 剛：咱們可以和他們开会大辯論。

鉄 牛：辯論頂屁事，也不是吵了一回了！

守 忠：快回家吃飯吧，还得赶着送完二十担糞呢。

鉄 牛：你們回吧，我要等个准信。

〔張妻、改花也送完糞从坡下上来。〕

張 妻：永恒還沒回來？

六 兒：沒呢。（玩樂地）你們妯娌倆剛送完……

改 花：（紅漲着臉跑去打六兒）死鬼！……

〔六兒跑到永剛身後用力一推，和剛追上來的改花險些碰個滿懷。〕

改 花：噲，死不了的！

永 剛：別鬧。

改 花：（拿扁担）我讓你……

六 兒：（學山西梆子小生腔調）姑娘手下留情，小生下次不敢了。

改 花：（嚙味一笑）洋相鬼，看你以后再胡說。

六 兒：誰胡說，只差過門當新媳婦了。……

改 花：你再……

六 兒：再不敢了。

張 妻：凭你這張爛嘴，也找不上個對象。

六 兒：當一輩子光棍認啦。

鐵 牛：（煩氣地）看你們，閑心還不少。

守 忠：算了，吃飯吧。

鐵 牛：要走就走吧！又沒拉着你胳膊，抱着你的腿。

守 忠：吃了炮藥了！咱回。（担起担子走了）

六 兒：鐵牛要裝上炮藥那可厲害，這道嶺就不用費力開了，轟地一家伙就炸開了。

鐵 牛：恨咱不是真鐵牛，要是的話，就裝上藥炸了它狗的！

張 妻：老貴叔也是，沒有水，成年到輩子的連菜也吃不上。

改 花：菜還是小事；天旱不下雨別說躍進四百斤，就連二百二十斤也保不住。

永 剛：（見坡下有人往上走）哎，看誰來了。

〔大伙都往坡下看。〕

鉄牛：（泄气地）是招福爷从城里回来了。

六儿：这就好了。

众：好什么？

六儿：招福爷能說动老貴叔。

改花：招福爷的經驗也多。（跑向坡下）招福爷，招福爷！

〔众向坡下看，听见招福宏亮的声音答应着，一边和改花說着：“改花……不用扶我，……这点坡不算啥。”……随着声音走上一个非常健壮的老汉，上坡連棍子也沒拿；雪白胡子衬托着黑紅色的臉。腿脚虽然有些僵硬，走起路来挺着腰杆子还很有勁。〕

众：招福爷，你老好！从城里回来了？

招福：好，好。回来啦。

張妻：噫不在我裕德叔家住下去？儿孙滿堂的，你老岁数也大了，該享两天福了。

招福：不行，咱閑不住，心总往咱山村里飞。城里正鬧大跃进，儿子裕德一天在县里忙；他回来就給我講，什么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，农业生产大跃进。我就想：如果咱們村要能把龙王泉的水引过来，（指坡左崖下）澆咱社这几百亩地，那产量可要提高的多啦。想到这儿，我說啥也住不下去了。

鉄牛：你也想用龙王泉的水澆地？（更有气）哼！

招福：（誤会）噫？鉄牛，你鬧不通大跃进？

鉄牛：我鬧不通？哼！反正有鬧不通的。

招福：（奇怪地）咱社大跃进沒鬧起来？啊？这是誰出来擋路啦？

六儿：是老貴叔。

招福：（有些惊奇）誰？

鉄牛：咱社主任！

招 福：（才相信自己的耳朵）刘老贵？！这后生……（考虑）不会吧。永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永 刚：你老进城走了仨月，咱社也訂了跃进計劃；每亩由二百二十斤，跃进四百斤，大伙都沒停閑的跑跳呢……

招 福：那为啥鉄牛說老貴鬧不通跃进？

張 妻：是永恒向社管理委员会出了个主意，要开这道鉄头岭，把龙王泉的水用上澆地。

招 福：（高兴地）他提出来啦？好啊！

鉄 牛：主任死也不同意，社干們也反对，这不是鬧不通大跃进？

六 儿：副主任和他鬧僵了，一早就到乡里去找乡长；还没回来呢。

招 福：永恒想的对嘛，老貴这人过于謹慎。

鉄 牛：不是謹慎，是保守。

招 福：有了你，不吵架的事，也得唱台戏。別起火，我和老貴說說。

众：对，你老說說他。

招 福：沒有水，生产怎能大跃进。我在城里想了多少天，工程是大点，咱們是高級社啦，人多；这又是劳力活儿，又用不上买料，我越想越能开，就赶回来了。

鉄 牛：可偏遇上咱主任的保守思想，硬不讓开。

招 福：說什么也要开山引水，老貴不同意，有咱們大伙跟他講理，不能只听他的。

〔人們在議論中，張永恒已經走上坡来。永恒三十多歲的人，因在戰場上負过几次伤，身体不够健康；最后一次在朝鮮戰場上，把右腿打断，在医院接好之后复員回乡，参加农业生产，担任了副主任、党支部組織委員。經部队多年鍛煉，他有魄力、果斷、剛强、眼光远，对农业发展有着美好的理想。〕

鉄牛：永恒哥还不回来。

永恒：我回来了。

鉄牛：你可回来了。（跑向前）

众：（同时）回来了，乡里讓不讓动工。

永恒：乡长和党委書記批准了。

〔众人高兴地欢鬧起来。〕

永恒：招福爷回来啦？

招福：我回来了。你到提在我头里啦，我就是为这水回来的。

永恒：那好啊。招福爷，我們需要有經驗的老人指点着，这水我不是想它一天了，我在部队上，还想咱这黄土高原沒水的苦处。

招福：我在这活了一輩子了，苦处是不少啊。

永恒：在朝鮮战场上，我們打山洞，我就想起咱們鉄头岭，要开它，要用水！我和主任提了几次，他老不讓。

鉄牛：这回他可拦不住了。

永恒：水，就是我們的命根子，它是保証我們生产大跃进的关键。沒水就战胜不了旱灾，沒水也增产不了粮食。可要开这道岭是有困难。

鉄牛：困难吓不倒人！

永恒：要打通人的思想，要战胜这道岭！

永剛：人的思想可以用事实說通他們；岭，大伙可以想办法开。

众：对呀，咱們什么时候动工啊？

〔这时坡上走下两个人来。一个是社主任刘老贵，五十歲的人，看上去有五十四五，久經风霜，身体不夠健壮。从他神态上看出，他稳稳当当，不緊不慢，似乎很有主見。和老贵一同下来的是老飼养員吳永寿，六十二歲，个子不高的干巴老头。他精神很好，身子骨

还很结实；但思想上接受新事物慢，还残存着封建迷信思想。

老 貴：大伙还没回去吃饭？马上要送粪了。

〔场上一刻静下来。〕

老 貴：（向招福）大伯从城回来啦？为啥不住下去？

招 福：赶咱社的大跃进来啦。

永 寿：放着福不享，你跑回来干啥？

招 福：我离不开你这杠头。

老 貴：永恒，乡里咋说的？是同意你的建议，还是同意咱支部的意见？

永 恒：（拿出乡里的指示）你看乡长和书记的指示吧。

老 貴：（看指示）……怎么？乡里支持，又要不误春耕准备，又要兴修水利？

永 恒：乡长和书记要求不准耽误春耕准备，又要开山引水。

老 貴：这叫难为人，我闹不通。过去每亩地上八十担肥，如今跃进，为了多打粮，一下每亩要上一百五十担。增加的二十万担肥，这要人干！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咱每亩地最多打二百二十斤，一下跃进四百斤，我说这数冒了，可你们硬说不冒。现下准备春耕正紧要三关，你们又要抽大批劳力，非要开这没把握的山。……（众人都不满地要答话，老贵仍继续往下说）水，谁不想用？也要看可能不可能。要是粪上不多，种子选不好，农具修的不凑手，耽误下春耕，误了生产，打不下粮食，我受不了社员的骂，我也担不起乡里的批评。就这四百斤我还怕完不成跃进计划哪！

招 福：老贵，听你这話，跃进的劲头不大呀！憋成了小脚婆娘了，放着水不用，让道岭吓着啦。

永 恒：困难是人克服的，前怕狼，后怕虎，咱们啥也搞不

成。咱可不能靠天吃飯，要战胜天旱，不能讓山永輩子擋着水；我們有力量把山打開。

老 貴：這計劃以後可以商量。

鐵 牛：啥？（急）你是要商量，還是攔着不讓開？

老 貴：誰敢保險開山不悞春耕。

鐵 牛：（賭氣地）我！

老 貴：你？你負不起這責任。

鐵 牛：（激動地）打不開這道嶺，悞了春耕，开除我的党籍。你說這工程究竟困難到那啦？

老 貴：（也有些火）我說了多少遍了，你們看，（從左到右的指磨嶺）從南到北，橫寬就有二十幾丈，這要用多少工？打山洞里边不能人多，你一天能打多深？運土、挑渠這又得多少勞動力！這就不是一兩月的工程。這還不說，這嶺外皮是黃土圪塔，誰又料到嶺里头碰上啥？你肉眼又看不透，萬一出問題，塌了洞，砸了人，這責任又誰負？凭腦袋一熱啥也想干。

永 剛：老貴叔，你這說法不對。誰也不是腦袋熱，都是為大躍進想辦法。開山工程是大，也有困難，也許出點事，咱們先商量好，遇事找經驗，就沒打不通的山，沒做不成的事，就看決心大不大。

六 兒：打洞人力可以分班調換，歇人不歇工。給它來個緊搶。

招 福：都有這個勁頭，老貴，（指頭）你這東西有了毛病，躍進就是連跑帶跳么。

永 寿：招福，你這老叫驢充啥二馬蛋子，年輕人瞎胡鬧，你往里边加啥油。

招 福：水就是咱庄稼人的油；有水就能把窮山變富，年年

丰收。你不信服？

永 寿：你老糊涂虫，人不能跟天爭，这黄土高原是老天注定不該有水。龙王泉为啥出在崖角下？就是賞咱吃口水；你們硬想讓它澆地，这山又厚，土又硬，你們吃啥了能开穿它。

六 儿：听吧！山神爷也出来了。

改 花：爷，啥年月了，你还老天注定不該有水；現在老天要听人使喚。

永 寿：死了头，老人跟前有你說的！給我滾得远远的。

改 花：这是社里的事，我为啥不能說話。副主任，动工吧，我們青年、妇女支持你。

永 寿：你老跟着掺合啥！（瞪眼）

改 花：（一把拉張妻）大嫂子，咱走。

張 妻：（向永恒）柱儿他爹，快回去吃飯吧。

永 恒：就回。（他一直看群众的心勁和老貴的态度）

（張妻和改花下。）

永 恒：（見大家都僵住了）老貴叔，我知道，在跃进数字上，你就沒信心；怕开山工程大，拖了日子，費了劳动力，搞不好春耕。这你放心，我們好好調配劳力，保証它两不误。社員們的跃进勁头起来了，都有信心开这道岭。

老 貴：不对，社干們和一些社員們都反对开山。

鉄 牛：（揭开他）那是你搞不通，他們跟上你走。

老 貴：好啊！我成了大跃进的絆脚石了，你們可以把我搬开么。

鉄 牛：搬开就……

（永剛拦住鉄牛。）

永 恒：鉄牛！（仍耐心地向老貴）鉄牛說的話粗，理不粗，咱

們領導人要沒信心，就會影響大伙的干劲。

老 貴：你這也是……

永 恒：有些社干、社員就是看你主任的。現在是大躍進，就得打破老規矩，不能象老秀才邁八字步。咱們要領上全社飛跑，現在應該抓兩個重點：一個是搞好春耕，一個是開山引水。沒水就不能保證黃土高原上的生產大躍進，咱社就不能發展。老貴叔，不能讓社員們推上咱走，上級批准了咱們興修水利，要咱們和自然作鬥爭。

老 貴：（搞不通）好吧！既然上級批准你的建議，讓社里開山引水；我不能違抗領導，你可以調配勞力，我保留我的意見。誤了春耕，浪費了人力，這責任誰負？

（群眾都氣憤得要說話，永恒制止。）

永 恒：我負。勞力要在社務管理委員會上研究。

老 貴：那晚上你召開吧。（扭身就走上坡去）

招 福：（瞥着老貴的背影搖頭）這人變了。

永 壽：他變不了，是你們胡鬧。

鐵 牛：誰胡鬧？這是胡鬧？

招 福：（怕頂起來，开玩笑地問永壽）你老狗爬的遠點兒，看雨點兒下來砸死你。

永 恒：（有力地）就這樣干下去。明天開始動工，大伙看咱樣，有信心嗎？

（大家都說有信心，只有永壽低頭不語。）

鐵 牛：副主任，開山可不能沒我。

六 兒：我呢？我可得算一個。

永 剛：哥，我們共青團支部早開了會，全體團員報名參加。

招 福：永恒子，我可是為水來的，沒有我開山可不行。

永恒：（笑着）少不了你老人家，我們請你指導哩，当个參謀，年岁大了，不能跟小伙子們一块劳动。

招福：怎么？看我老了，离一百岁还差三十五年呢。比三国志上的老黃忠的岁数不大吧！

众：（笑）招福爷能行。

永寿：你充啥英雄，不怕黄土埋了。

招福：我要讓黄土埋了，这杠就不讓你抬了；給你个輕省活，扛幡儿。

永寿：老狗的，老家伙沒好話。（下）

永恒：好！明天咱可是开头一炮。

众：准响！

——幕急落

第二場

時間：相隔第一場两天，天将要亮的时候。

布景：同第一場。

（幕启：拂晓，天边还挂着一两颗稀疏的寒星。在朦胧中，显现出远山和张家坡村莊的輪廓。只有龙王泉的屋下，反射上来一股光亮。从那里傳來开山打洞的鑼头声和人們抬筐运土的声音。片刻，从坡上暗处出現一道灯光。原来是招福老汉手提馬灯从坡上走下来，想到龙王泉去看看。从他后面而又下来个人影，是老饲养員吳永寿；他悄悄地緊隨着招福老汉。

招福：（向屋下看，感慨地）真是些牛犢子，凭这勁头，別說这鉄头岭，一架大山也能讓他們搬走！

永寿：（突然搭腔）好大口气。

招福：（一惊，用灯一照）你？！干啥来了？

永 寿：我正給牲口添料，看你老鬼提着个灯往这儿走，咱就跟来了。

招 福：你听听小伙子們的干劲儿！（底下声音不断傳來）

永 寿：干劲不賴，我不是又說他們，过去盖間房还得动香火啦，这开山是随便要的事？

招 福：（幽默地）照你說的，还得跟山神爷商量。你給咱請来，咱跟他开个会儿。

永 寿：你是新脑筋，昨日开洞碰上了石头吧，白費工！老貴剛說句停工，看永恒那劲气，非干不可。好話不听，早晚出鬼。

招 福：（幽默地）鬼？早出了。

永 寿：（以为又出事了）又出啥鬼了？

招 福：（半認真地）两个拦路鬼。

永 寿：（知道沒好話）胡說。

招 福：一点也不胡說，一个是老貴，一个就是你老鬼。（轉面哈哈大笑）

永 寿：不是我們拦，脚底下这是山，万一打到深处洞塌……
〔沒等永寿的話說完，崖下轟隆一声，緊跟着听到人們的喊叫声。〕

招 福：（着急地把脚一躲）唉！洞塌了。（轉身往坡下就跑）

永 寿：（一把沒抓着招福，急喊）冒失鬼，你那腿脚还敢往坡下跑，看摔着。（招福下，永寿一边着急的喊着，他也不顧自己，隨着追下，一直还听到他喊叫的声音）——別跑，慢着下……

〔經過一段嘈杂混乱的声音，突然变得非常使人耽心的平靜。天已經晨了，太阳在人們不知不觉当中照亮了高原。村里已經打鐘，在集合社員送葬；隱隱听到人喊声：“到西头地里送葬！”这时坡上走来改花，兴冲冲地一边叨念一边往下走。〕

改 花：这些人，熬了一夜了，还不歇歇。（她走向崖边，向下

了望，見沒動响，奇怪地）這人們都上那兒了，都鑽了山洞了！……

〔改花剛要下坡去看，這時張永恒扶着鐵牛上來。鐵牛頭上包着一條手巾，有些血漬。後面跟着永壽；最後上來招福，他一邊走，一邊象在考慮什麼。〕

改花：（見情一驚）這是怎麼了，鐵牛，你頭上……

鐵牛：別大驚小怪的，碰破塊皮。

改花：副主任，出了甚麼事啦？

永恒：洞塌了。

改花：（着急地）那六兒、守忠、永剛他們……

永恒：把守忠的腿砸扭着了，他們架着他蹣呢。

〔改花急走向鐵牛跟前，看傷勢輕重。〕

改花：你還疼不疼？

永恒：先扶鐵牛回家歇歇去。

鐵牛：（發躁地）我說不要緊，非送我回去干啥？（索性坐在坡沿上不動）我不回。

〔眾人沉悶。〕

永壽：（証實了自己的看法，憋不住心裏的話）永恒，別胡鬧啦，頭一天動工碰上石頭打不通，這就是個預兆；你還不聽，今早給個苦頭吃。要再干下去……

永恒：（有些煩）就非砸死不可。

永壽：（滿有把握地）你不信服？

永恒：不信！你老就等着種水澆地吧！

招福：這話有勁。

永壽：（瞪了招福一眼，向永恒）你可是副主任，不能領上人瞎干！我說你用上二百年，死上幾百人，也打不通這個洞。

鐵牛：（一氣站起來）跟啞巴牲口打交道去吧，少操些閑

心。

永 寿：我就要說，你小狗的……

改 花：爷爷，您歇歇去吧，这儿沒您的事。

永 寿：你管我，你这死了头。（把气撒在改花身上）

招 福：（拦住永寿）老馬蛋子还蹊蹶子哩。

永 恒：（有力地）永寿爷，我們一个人也死不了，用不着二百年。一个月（獨勁地指著岭）不管它是鉄头岭 还是 鋼头岭，一定打开它。

招 福：（对永寿）只要你能再活一个月。

永 寿：好啊！不死人你們不甘心，非給社里搞几家五保戶才停手啊。

鉄 牛：你說啥，我們这是給社里搞五保戶？

永 寿：（撒火）你这是白糟蹋工分，討社里便宜！

鉄 牛：胡說，沾社里便宜的是你，讓人們劳动你沾光。

永 寿：你把我开出社！你們要打开山，我吃你們屙下的。

招 福：（也挂火）怕你老狗不吃。

改 花：（賭气地）爷！大伙沒明沒夜的苦干，为的是誰，您噫說这些昧良心的話。

永 寿：我这也是为社，你敢說你爷昧良心。好！好！……（一边說一边脫鞋）

改 花：不对就要說。

永 寿：你書都白念了，我非打你小兔崽子不可。（举起鞋就打）

鉄 牛：（一把夺过鞋往地下一摔）你打不了。

永 寿：你管不了我家事。（向改花）你給我回去。（見改花不动，高喊）給我回去！

改 花：（反抗地）我不！